



编者按

2025 全球妇女峰会召开之际，女性力量正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。与此同时，“潇湘巾帼心向党 WOMEN 的 30 年”网络正能量精品征集主题活动如火如荼开展，收获了一批温暖美文。本期摘选的 3 篇作品呈现了三幅“她”成长图景，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故事，感受其中的力量与温度。

泥土里长出的文学梦

文 / 蒋慕平

“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宋代赵恒的劝学诗，道尽了读书的价值。回顾半生，我始终坚信“在文学创作这块土壤里，只顾耕耘，不问收获，到长远的未来，一定丰收在望”。

20 世纪 70 年代末，命运给我出了道难题。1978 年，我的母校取消社办高中，我们由走读生变为寄宿生，学费由原来的 9 元涨到 59 元。对于我这个特困生来说，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，也让我不得不辍学，彻底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。

那段日子，我把自已关在房里哭了几夜，觉得少年的理想成了泡影。当时村里没有书店，每月只有几张农村科技报，想看本小说更是难如登天。直到邻居家来了位城里男孩，他手里那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像沙漠中的绿洲、黑暗里的明灯吸引着我。母亲用几个鸡蛋换来一天的阅读时间，我通宵读完，被主人公保尔·柯察金的精神深深震撼——他全身瘫痪、双目失明仍笔耕不辍，而身体健康的我，又怎能消沉？后来我查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作家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，其实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历程。从那时起，我暗下决心：要向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学习，靠自学圆作家梦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一边带孩子，一边挤时间读书。母亲给的少量压箱钱，我舍不得花，攒着买了本《红楼梦》。坐在孩子的摇篮边，我一边摇摇篮一边看书，常常读到深夜。有时看得入迷，做饭会超时，甚至把饭烧糊、锅子烧烂，也耽误了不少家务和农活，但对读书的热爱从未减退。后来，儿子成家立业，我依旧保持着一边带孙子一边读书的习惯。儿子儿媳理解并支持我，从不干涉我读书写作。

2005 年，我买了第一台电脑，学会打字写作，同年就在吉林市《短篇小说》发表了首部作品《乡谣》，之后又在各大报刊陆续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。2014 年，我以城管退休干部与擦鞋大妈的故事创作现代小戏《擦鞋》，不仅被县文化局搬上舞台，还在岳阳市小戏小品竞赛中获银奖，更斩获湘阴县首届“农民文学奖”，被评为县十大新闻人物之一。

近年来，我关注乡村振兴，为家乡写了多篇报道。2023 年，我与作家张一一创办首个“中国农民作家村”，得到当地政府支持，吸引了省内外众多农民作者，还受到《今日女报》和很多媒体的采访报道。如今我年近花甲，却更加坚定读书的信念：只有读书写作，生命才有意义和价值；只有读书写作，生活才能充实快乐。

湘水汤汤映芳华

文 / 谢春风

湘水汤汤，不舍昼夜。这条奔流的河流，见证了无数湖湘女性的青春与梦想——每一朵浪花里，都映照着她们的奋斗的身影；每一道波纹中，都记录着她们前行的足迹。三十载光阴如白驹过隙，却在三湘四水间镌刻下她们浓墨重彩的华章。

回溯三十年前的春天，湘江岸边的工厂里，年轻女工们用灵巧的双手，织就了湖南工业崛起的第一匹锦缎。她们的笑声如银铃般清脆，在车间里久久回荡，机械运转的阵阵声响，恰似为新时代谱写的序曲。如今，当年的少女可能已生华发，但眼神依旧明亮——她们深知，自己曾是这场伟大变革中一朵鲜活的浪花。

将目光投向湘西的群山深处，女教师们的付出犹如涓涓细流，无声滋润着三湘四水的每一个角落。我至今记得那位执教三十年的苗族女教师，她的教学生涯本身犹如一首动人的诗篇。三十载岁月流转，土教室变成了明亮的教学楼，她的学生也早已桃李满天下。而她依然坚守在原地，只是眼角多了几道皱纹，那是岁月为她颁发的勋章。“每个孩子都是山

里的希望，我愿做托起希望的那双手。”朴素的话语里，道尽了三十载教育事业的沧桑巨变。最让她欣慰的是，曾经的学生中，已有不少人回到家乡，接过了她手中的教育接力棒。

在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，湖湘女性亦以独特的细腻与坚韧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。中车株洲所的一位女工程师，曾带领团队攻克高速列车核心技术的难关。她的实验室里，摆着一个小小的陀螺仪模型——那是女儿送给她的礼物。“妈妈，就像陀螺转得再快也不会倒，你也能战胜所有困难。”童稚的话语里藏着深意，此后成了她科研路上的精神支柱。在湖南的科研领域，还有无数个这样的女性工作者，用智慧与汗水汇聚成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。

三十年来，不仅社会舞台上的女性角色在成长，家庭的模样也在悄然蜕变。岳麓山下，我常能见到这样温暖的画面：妻子是建筑师，丈夫是教师，周末时两人携女儿登山览胜。途中，妻子为孩子讲解山间植物的特性，丈夫则述说岳麓书院的历史典故，小女孩的眼睛里，闪烁着求知的光芒。这样充满书香与温

情的场景，在三十年前或许罕见，如今却已成寻常。女性在家庭与社会间寻得平衡的支点，也撬动起更加和谐美好的生活。

即便是在市井街巷的烟火气里，女性的力量也同样温暖人心。湘潭有位退休女工，她组织邻里姐妹成立了环保志愿队，十年如一日地清扫街道、栽花种树。她们的平均年龄已六十有五，却活力不减。她们的坚持，不仅美化了环境，更传递着文明的星火。

每至黄昏，我常会沿湘江漫步。看两岸华灯初上，倒映在江水中，宛如星河坠落。这流光溢彩里，我仿佛能清晰看见三十年来女性的面容：她们中有科学家、教师、医生、工人，也有退休后的志愿者……每个身影，都在时代的画卷上留下了独特的笔触。她们就如这湘水一般，温婉而坚韧，默默滋润着这片红色沃土。

三十载春秋洗礼，湖湘女性以“巾帼不让须眉”之姿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绽放异彩。如今，朝阳又一次跃出地平线，金色的光芒洒满潇湘大地。新一代湖湘女性正接过历史的接力棒，在属于她们的时代里，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。而这三十载积淀的力量与温情，必将如湘江之水奔流不息，汇聚成推动时代向前的磅礴力量，终成沧海。

数据中的女性变化

文 / 傅莹

2003 年夏，尚在北京攻读研究生的作者班卓独自开启了一场中亚之行，阿富汗成了最刻骨的印记。两年后，她将所见所感凝练成《陌生的阿富汗》，让作为读者的我，透过文字看见一场关于勇气与“看见”的旅程——对一位独自走进战后国家的女性，心生敬畏与好奇。

不同于《追风筝的人》聚焦战乱核心，班卓的文字里既有战后平民的生存挣扎：贫困、动荡如空气般笼罩生活；也有这片土地从不缺席的温暖——越是贫瘠处，越易长出不掺杂质的善良。旅店经理阿里默默协调住宿，沙漠大巴上少年递来一瓶水，沙赫伯一家待她如亲人，警察纳维德、教士穆利也在某个瞬间流露出质朴的善意。这些没什么物质条件的阿富汗人，总在竭尽所能款待陌生人。

世俗眼光中，阿富汗是“贫穷”“落后”的代名词，但班卓的文字揭开了另一面：正因尚未过度商业化，人与人之间少了金钱名利的裹挟，多了份纯粹联结。而最让人心头一震的，是一位阿富汗人问她的话：“在你们国家，男人们在做什么？女人们又能做什么？”

这句话很轻却戳中两个世界的差距。从班卓的叙述里，阿富汗男女社会权益的鸿沟清晰可见：读书、工作、婚姻选择、着装决定，甚至出门自由，每一处差异都与我们习以为常的“女性解放”“男女平等”形成刺眼对比。一边是阿富汗女性被层层束缚的生活，一边是我们自由选择职业、掌控人生的日常。在难以承受前者的沉重时，我更真切懂得：今日中国女性的幸福并非凭空得来。

这份懂得让我对基层统计工作多了一份敬畏。作为统计局工作人员，我们是妇女儿童“两纲”发展

情况的监测单位，每年统筹收集各部门指标数据，整理成报表与监测报告。这份满是琐碎核对与统计的工作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，我却愿以最大细致与耐心对待——因为报表上的每一个数字，都是中国女性权益的“具象化”：是更多女性走进职场的机会，是女童平等受教育的保障，是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更有话语权的证明。

近年来，从监测数据变化与身边女性经历中，能清晰感受到这份权益在不断强化：妇女儿童发展规划从“纸上”落到“地上”，女性就业空间更广阔，生育与家庭责任有了更多社会支持……我们的幸福感正变得具体而扎实。原来，许多习以为常的自由，是无数国家女性的迫切渴望；许多觉得“普通”的权利，需要一代代人守护推进。

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权益，为实现男女平等做力所能及之事——无论是认真做好每一份监测报告，还是在生活中为女性发声，或许就是对“女性力量”最好的回应，也是最实在的传承。